



二幕三場話劇

爲了明天

煤礦文藝工作團創作組陳一如
山東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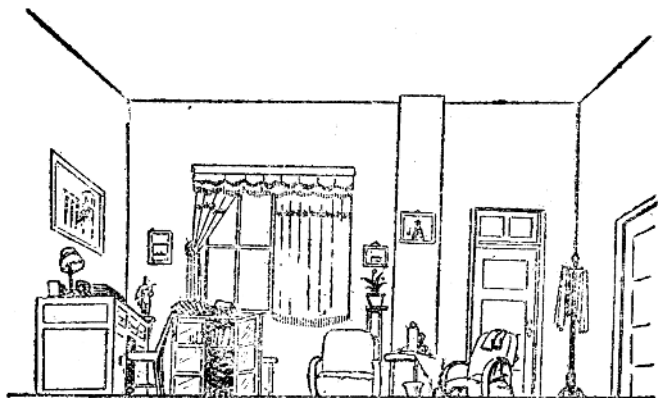
寫在前面

我在煤礦工作不久，學習寫作更是頭一次；在這短短的兩年礦山生活當中，發現有些礦的掘進工作往往趕不上回採——也就是準備工作落後於生產需要。因為沒有，或者很少預備工作面，以至常常青黃不接，臨時抱佛腳不得不吃「老本」，亂採亂挖，破壞了礦藏資源；因而生產計劃也就很難完成，更談不到均衡地完成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幹部對「做好準備工作、發展生產的和備用的工作面，是煤礦工業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認識不足；片面的強調生產數字，忽視或不重視掘進工作，缺乏全面完成任務的觀點，只顧眼前、看不見明天，雖然我見到的還不夠全面、認識的還不夠深刻，而實際工作的需要，却促使我大胆地寫出了這個劇本，在各級領導和同志們不斷地幫助與鼓勵下作了數次修改。但我在煤礦知識、寫作修養等各方面還很差，因此我真誠地希望得到讀者和專家們的幫助和指導，以便再版時修改。

作者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於大同

* 引文見煤礦管理總局係局長在全國煤礦幹部會議上的報告。



鴻亮設計場景

時間地點人物

一九五二年十月初。
某煤礦。

第一幕

魏雲：三十餘歲，礦長。（魏）

吳工程師：三十餘歲。（吳）

趙克祥：採煤掌子長。（趙）

丁文：二十七八歲，礦務局職員，魏雲的愛人。

（丁）

王支書：四十餘歲。（王）

劉志：二十餘歲，掘進工人。（劉）

林燕：二十歲，工會文教宣傳幹部。（林）

景
礦長宿舍的外間。

幕開時室內無人，光線昏暗。屋裏呈現着一種很特殊的景象：原來的傢具雜物佈置都很得當，看得出是一個生活有條理的人居住的地方。但是此刻，這平素很有條理的屋子裏却顯得異常雜亂：桌布被丟在椅子上，桌上堆着書、表冊、墨水、茶碗、熱水瓶、烟灰碟，吊燈快垂到桌面上了；沙發上陳列着幾件零亂的衣物，襯衣、褲子、幹部服、襪子、腰帶，下面還橫着一雙鞋；書櫥上的書籍，雜七雜八地插着，堆着；寫字台上有電話機、報紙和用過的碗筷；茶几上花瓶裏的花都乾了；窗簾緊緊地垂着；只有牆上一幅很大的、壯麗的煉鋼廠景的油畫還算規矩地掛着……總之，好像房主人要搬家，或者是出了什麼變故。魏雲穿着髒舊衣進來。把沙發上的衣物匆忙的一件件拿起來，匆忙地走出，才出門就看見什麼人了。

魏：（在門外喊）吳工程師！吳工程師！我正要找你哪！

吳：（在外）什麼事？

魏：（在外）研究研究啊！最近的情況不大好哇！

吳：（走近）研究？好吧！

（魏開門讓吳進來）

吳：（在門口）你要洗澡去啊？洗完了再談也可以。

魏：（推吳進）唉，用不着，談完了再洗一樣。

（二人進，魏將衣物又丟在沙發上，但讓吳坐時，一看沒乾淨地方了，又拿開堆在椅子上）

吳：（環視着屋裏的景象）唉，看這樣子，你就像沒老婆似的！

魏：什麼？

吳：（指屋子）怎麼這麼亂七八糟的啊！

魏：噢，說這個呀，唉，工作忙，沒辦法。

吳：你老婆要在家就好了。

魏：就為整理屋子呀，那實在沒有必要。再說，你這說法叫婦女同志聽見了，非有意見

不可！

吳：（笑）不至於吧，問題是你——

魏：算了，算了，咱們談正事吧！

吳：好，談正事。

魏：這個月，不，簡直可以說是這個季的任務，怎麼忽然就有完不成的危險了呢？

吳：怎麼說？

魏：你看這個——（起身從桌上堆着的表冊中抽出一些報表給吳看）幾個大回採掌子的產量都起不來了。我真着急，以爲是下邊幹的不地道。這兩天就天天下去看，沒什麼呀，幹的都很起勁，可就是完不成任務。

吳：這幾天效率確實是低了。

魏：是啊，這真是件怪事，什麼都和以前一樣，可就是結果不一樣了。

吳：什麼都和以前一樣？不對，問題就在這兒，怎麼會是一樣——前年咱們礦的人數和任務是多少？現在呢，人多了四倍，任務可加了五倍。你看吧，多少個任務都並着膀子一塊兒來！取消舊採，取消拉筐，推廣先進經驗，實行機械化……最後還要完成增產節約任務。頂要命的是，這些任務還都得在原有的基礎上想辦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來完成。唉，真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咱們不是神仙哪！

魏：我說的是咱們的領導工作都和以前一樣。

吳：就是啊，任務變了，領導工作也不能不變呀！

魏：領導工作是一套戰術。戰術麼就有它一套基本原則。掌握住了這個原則，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可以用。你說今天的任務多了，還都並着膀子一塊兒來，對啊！（走到油畫前，手指油畫）你看這兒，這是咱們國家最新最大的煉鋼廠——「鞍鋼」。這就是說咱們國家大工業生產的前奏曲已經開始了！新時期已經來到了！鋼鐵，是工業化國家的靈魂，可是這靈魂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興奮至極地）我們得拿出最多的最好的煤供給「鞍鋼」！——想想這種任務來的越多，越繁重，說明什麼呢？說明是看重我們哪！我就幹得更起勁！

吳：我也是這樣想的。

魏：真怪，我剛轉業來礦上的時候，本想試試，打算最多幹上它一年，再回到部隊裏去。沒想到，幹上以後，就迷上它了。這兒簡直跟軍隊裏的日子一樣，任務艱巨、困難、複雜，可是却在飛躍的進步！真有勁，我相信，我一定長久幹下去，直幹到它變成頓巴斯！

吳：你的感情倒是很豐富的。

魏：當然嘍，這麼偉大的事業裏有自己的一份，誰能不動心啊。眼看着三年，咱們礦就

由幾百人的小煤窯變成幾千人的大礦井了，你不痛快？這是好幾千人的勞動和血汗換出來的呀！

吳：（笑）老魏，你真有趣，聽你這話哪像是軍人說的，簡直像個詩人。唉，說真的，這種體會我也有。在這兒往往感覺不到，離開了就會知道，就像上次去北京吧，心裏想着，這回可如願了，可能換換空氣了。誰知道，到了北京住了還不到半個月就呆不住了，覺得閒呆着空的慌，膩味，真膩味。我那時甚至都恨自己是個賤骨頭呢。其實這種心情不正是像你說的嗎，這麼偉大的事業裏有自己的一份誰能不動心啊！

魏：真有意思，說我是詩人，你可當上演員了。（二人笑、吸烟）我們這一批不要緊，都說跑題了，趕緊拉回來吧！

吳：好，你要研究什麼？

魏：現在的任務多，工作困難、複雜……

吳：嗯。

魏：咱們一定得在這個複雜、困難、千頭萬緒的工作裏找出個關鍵，也就是找出個「主

力點」，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來，才能幹他個穩拿穩打的勝仗！

吳：你真是一句話不離本行啊！

魏：我這個老戰術，你覺得現在行的通嗎？

吳：你想怎麼「行」呢？

魏：先找主力點！

吳：對，你找吧。回探，掘進，推廣先進經驗，基本建設——全是領導上明文規定的主力點。

魏：可是爲了完成任務，我要叫它多出煤，出便宜煤。

吳：（玩味着）啊——出的多，出的便宜——對。嗯，對。

魏：我們爲什麼要搞掘進、推廣先進經驗，基本建設呢？就是爲的多出便宜煤啊！

吳：這個定義，你下的很妙，那你就爲……

魏：就爲多出便宜煤幹哪！

吳：完全正確。

魏：這就是我在千頭萬緒當中找到的關鍵——「出煤」，那麼出煤的掌子面就是咱們的

主力點。你同意嗎？

吳：同意。

魏：好，你同意。那麼接着就談第二步，「集中力量」搞重點突破。

吳：怎麼個集中法？

魏：一切人、機器，都以出煤為主。

吳：還是老辦法。

魏：比老辦法還要加強。

吳：嗯——加強。

（趙克祥上）

魏：呃，老趙來了。

趙：我澡都洗完了，你怎麼還沒去呢？

魏：這不是碰見吳工程師了嗎！你來的正好，這兒正要研究你們那兒的工作呢。

吳：老趙，怎麼回事，這幾天你們的產量怎麼上不去了？

趙：有問題唄。

吳：最好的幹部，最好的傢伙都在你們那兒，出不來活！

趙：你也不看看我們那兒什麼情況，這兩天的頂，碎得連割煤機都沒法使了。

吳：你總有理。

趙：不信，就下去看看，礦長剛打我們那兒上來。

魏：是啊，老吳，他們的問題還是個大問題呢。

吳：怎麼？

魏：呃，他們那兒是最大的掌子面，那就是主力的主力啊。

吳：我們一直也沒放鬆他們呀。

魏：我們做得還不够，特別是現在，情況緊急了，掌子面毛病又多，還得下大力！

吳：還怎麼下？

魏：老趙，談談你的意見吧。

趙：我也談不出什麼意見來，只是我們那班夥計，覺着這兩天的產量上不去挺丟人。

吳：那爲什麼呢？

趙：可是一檢查原因，趕情不是我們的毛病。

吳：誰的毛病？

趙：掌子面短了。

吳：短了，我怎麼不知道？

趙：算算你有幾天沒上我們那兒去了吧！

吳：別囉嗦，說吧。

趙：短了足足有二十米了。你聽聽厲害不厲害，進度還是照樣，煤數怎麼能出得够？

吳：你們想怎麼辦？

趙：添些人，把進度加深。

吳：進度加深我同意，添人幹什麼？

魏：你同意進度加深，不添人怎麼辦？

吳：掌子面短了，人就富裕啦。

魏：富裕什麼，都是侍候割煤機的。現在頂碎，割煤機不能使了，人怎麼會够？

吳：割煤機不能使了（本想說些什麼，思索了一下又咽住了。自語地）添人沒人，上哪

去找

魏：想辦法從掘進上抽。

吳：又從掘進抽，他們不受影響？

魏：影響是目前的，過了這一會再補給他們。主要的是不能影響出煤。

吳：那怎麼行，他們非提意見不可。

魏：有意見可以解釋。讓工會或者是宣傳員給他們打通打通思想，叫他們看問題全面些，多爲整體着想，別鬧本位。

吳：這辦法對工人行，對局裏怎麼交代？

魏：交代什麼？

吳：交代掘進任務啊！

魏：掘進任務可以下一步交代。

吳：不行，不行，這可犯錯誤。

魏：犯什麼錯誤？

吳：不好準備工作，會抵觸上級的指示。

魏：我問你，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麼？

吳：出煤。

魏：這就行了，搞掘進就是爲的出煤，上級關心的也只是出煤。現在咱們因爲力量不夠，不能同時進行，就可以靈活掌握，先不搞掘進。

吳：我也知道可以靈活掌握。可是現在局裏要求的可機械得很哪！幹不好還批評呢；要是有意緩幹還不得受處分！唉，現在的工作真不好辦，你工作，就像唱戲，千百隻眼睛都盯着你。

魏：這怕什麼，給羣衆服務，羣衆當然要盯着了。

吳：對呀，所以他們都像監工似的盯着你啊。看吧，局裏的檢查組，報社記者，廠裏的通訊員……搞不好，不是黑板報上批一段，就是漫畫上來一幅，再不然局裏給你來個通報，頂頂要命的是報紙上還許拿你做個典型開開刀，鬧得全國上下……

魏：（打住他）行了，說來說去，你是怕負責任！

吳：不是怕負責任，而是負不起呀！

魏：你同意添人嗎？

吳：目前要想多出煤也只好這麼辦，就是局裏……

魏：責任我負，怎麼樣？

吳：你負——可以嗎？

魏：你看呢？

吳：你是礦長，本來就負一切責任啊！

魏：那麼我就決定添人了。

吳：我有什麼辦法，情況需要這樣，只是局裏……

魏：你是同意了？

吳：這不是我同意的事，而是我應該聽從你的指示或者是決議、命令。

魏：那就行了。不管是怎麼回事，反正只要責任不叫你負，你是同意了，那咱們趕緊把

這事決定了就執行吧！

吳：好——好，（向趙）你就接着說吧！

趙：說啥？

吳：你不是要添人嗎？要添多少，調誰，你心裏總有個數嘍！你說出來，咱們先個別動員好了，再請礦長批一下交勞配股去調。

趙：我平時還不成天嘟噥着這些事，早想好了，正好還都是掘進上的。（拿寫好的名

單）你看看怎麼樣？（給吳）

吳：（笑）我說你心裏總有個數吧，果然我一猜就中，你這傢伙早打上別人的算盤了。

（趙笑，吳看名單）

趙：依我看都沒啥問題，就怕劉志不大好調。

吳：他不願意就換別人。

趙：這小伙子能幹哪！要啥會啥，什麼活兒都幹得漂亮！

魏：哪個劉志？

吳：劉志你都不知道？夏天第一批上北戴河去休養的工人裏頭就有他呀！

魏：（想起）噢，就是那個挺結實挺漂亮的小伙子吧？對，我知道他，他是個團員，可

以通過團去動員。

吳：（看完名單交趙）行啊，全是呱呱叫的夥計。

趙：礦長給批一下吧。（魏批好，交趙，趙看完後又想起一事）工程師，風鎬能不能再添兩把？掌子面上的幾把老出毛病！

吳：添，恐怕不易。（想想）這樣吧，想辦法從掘進上給你們換換好了。

趙：也行啊！（欣慰地、自信地）這回啊，保證咱們班還能保持住以前的紀錄。

魏：（向吳）進度加多少？

吳：我下去看看再決定吧。

趙：（站起要走）我現在就去調配股，（向吳）你可快點替我們決定啊。（下）

吳：哼，這下子，你和老趙可滿意了！

魏：完成任務是大家的事，難道這與你無關？

吳：我是說你對你的「戰術」能够推行得這麼順利，一定很滿意了！

魏：（笑）哦，其實這戰術並不是我的，這是根據咱們礦三年來的經驗摸出來的呀！

吳：你行啊，一個轉業幹部，居然在礦上搞得很有成績。（看錶）唉，快到上班的時候

了，我去換衣服，馬上就跟這班人下井去看看。

魏：對，越快越好！

（吳下。須臾，丁文揹着背包上。）

丁：（熱情地）怎麼，你下井啦？